

與洪濤飛居士



弟翌日（上略）承借夢東禪師遺集，
鏡舟中閱可及半，抵步之夜草湊
草卒讀。敬仰夢公宗教兼通，
得「文字般若」三昧，不勝讚歎，深
得一文字般若。

弟前在臥廬，略翻其本集諸篇，多有生常談，尙不知珍視。今全讀下去，大似嚼橄榄，愈嚼愈甘。集中偶頌詩讚，皆美不勝收。幾令人唾壺擊碎。怪不得吾兄日日攜帶在身，逢人便舉了。其落花詩有「再放下時應具眼，未拈起處好欽風」之句。真是天樂鳴空，不同凡響。此兩句吾兄加上夾圈，可見頂門真眼。弟與兄結識逾廿年。一向以兄高談娓娓，言笑晏晏，無片刻寧靜。何以動極之人，而能欣賞到動靜未分前消息之句？大奇大奇。或許吾兄已會得六祖「要知眞不動，動上有不動」偈意了。雖然如是，弟遲兩星期旅港晤面時，還須勘過始得。至其他佳句吾兄的圈子數百皆箭，無虛發。佩極！可是集內的心經頌。如經題云：「滾滾洪波無盡頭。古帆高掛下中流。夜深明月來相照。兩岸蘆花一色秋」。「生佛同乘般若船。漚花影裏去仍還。一篙撐暘東西岸。明日團團下九天」。頌觀自在菩薩節云：「從來五蘊性元空。豈借區區一照功。要看勞生閑夢眼。金烏夜半殲天紅」。「風休雲靜地天空。畫筆詩情寫未工。花落亂隨流水去。夢回閒臥月明中」。頌色不異空節云：「真空幻色兩無殊。道得分明在半途。觀面未開宗正眼。徒勞水上按葫蘆」。「活潑明珠走玉盤。色空空色辯還難。拈來幾度從容看。兩不成雙一不單」。頌諸法空相節云：「塵里晴空湛玉隨。水流夢去。夢回閒臥月明中」。頌色不異空節云：「真空幻色兩無殊。道得分明在半途。觀面未重審。重重法界一塵無。僧繇也皺雙眉斷。此景如何上畫圖」。「聖凡無地著名模。擬涉毫端便染污。直下分明捨荷得。迢迢十萬隔程途。頌以無所得節云：「冒死身經百戰場。歸來真個便封王」。

江澄湛不流。遊人到此盡停舟。漁翁老大曾經慣移棹。增眉過別洲。」頃故說般若波多羅密多咒節云：「說了殷勤復自誇。可憐心事已如麻。當時若解牙三打。也勝重鋪錦上花。」〔勞勞重復教論前功，一片婆心未有窮。不得末梢頭句好。穩教千古錯流通。〕

上舉夢東老漢頌文，皆雨花動地之句，而吾兄却不加一個圈子，頗疑法眼有瑕！笑笑。至吾兄擬翻印此集若干本分別贈送流通。弟極端贊成。備開始集款，預弟十元，略表區區隨喜微意。

珠走盤。尤令人百讀不厭。弟不禁五體投地，惟復次集中念佛偈各首，及教義百偈，著語如它所擬證道歌詩，雖極尖新，箇領之能事，但弟覺它始終不外是破凡夫情見一種意思。五十首詩如終雲在霄，卷舒萬狀。雖然萬狀，只是一朵彩雲。比之永嘉證道歌原唱，玄要程度相差尙遠在。竊謂夢公此作本可自立門庭。而此老每首偏要冠上永嘉三言兩句。它的序文雖說不敢與古德較美，但開基布局似意在衆。今德觀奇，弟不敢謂宜也。

又集中所附夢公遺像，尊他爲淨宗第十二代祖。吾兄翻影時爲順俗計，只管照印。但弟以爲夢公在常寂光土中，有知，當不以爲是的。吾人要知淨土爲三乘所共。本無所謂第幾代祖。今時人又尊印光法師爲蓮宗第若干代祖，都是傀儡。淨不嗣禪，禪是從上以來，將心印心，祖祖傳承，不得法確有所自。（目前禪門各宗代次，已同告期，羊一淨土宗不需師傳，聞說阿彌陀佛，執持名號，人人可修，無論夫婦之智愚，以及不肖，只須緊摶一句洪名，在同一時期，萬修萬去，誰爲是祖？誰不名祖？試問蓮宗依何條件爲堪作祖？以何法爲標準？吾兄固佛門龍象明白四達，不同常流。試閉目一想，世法之祖，循於血統。出世間之祖，則根據傳承。今隔時隔世，妄排祖次。祖

句，而吾笑。至吾極端贊成，喜微贊。當投地，惟著語如十首詩如但弟覺，尚遠在。不古德較美，同告朔氣。祖傳承，但弟以爲是。吾人要作祖？以是，不同常執持名號。肖，只須出世間。祖次。祖由推舉，具得麼？您說這不是一場笑話？

**漁夫投網捕魚
反被魚拖下海**

因果報應一漁人斃命

至於我國歷代高僧大德所撰著之論、疏、注、釋、述、傳、記、錄、偈頌及各種專集等，其卷帙之侈隆，亦令人讚歎不已。梁任公先生「見於高僧傳中之支那著述」一文，所列舉名稱，即有五百三十餘種，卷帙尚未詳計。其未見於高僧傳中與自宋以後，（宋贊寧高僧傳）增益之著述，亦可以想像其數量之龐大。

藏。清代有龍藏，亦稱北藏，凡八千七百餘卷。日本明治十三年，型教書院以高麗藏爲本，和我